



繆思風采

# 「寶島一村」又一村

● 劉煥玲\*

10月29日晚上我在衛武營藝術園區的戶外草坪與2萬名觀眾一起欣賞建國一百年經典好戲「寶島一村」，內容描述台灣特殊的眷村故事，對成長於眷村的我而言，彷彿再次重溫兒時情景，那樣的熟悉親切與感人！看完「寶島一村」，也令我想起我的黃埔五村。

「寶島一村」舞台劇的形成，是經由來自嘉義眷村的名電視製作人王偉忠，花了長達兩年的時間向名舞台劇編劇家賴聲川不斷敘說眷村的事物，如同敘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般，賴聲川聽了王偉忠說出他從小的眷村經歷及所有鄰居長輩的故事及遭遇不下一百多個，最後感動賴聲川，於是決定與王偉忠一起創作1949年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六十萬軍人軍眷的台灣新移民的故事－「寶島一村」。



散場時「包子傳情」天津肉包的外袋

\* 劉煥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寶島一村」是虛構的名字，位於嘉義某地的空軍眷村，經過賴聲川的規劃與創作，將王偉忠回憶中眾多人事物化為三家人所經歷的 50 年的生活，這一龐大多元卻又被歸為同一族群的人們，從離家、到抱持「反共復國」的信念想回家、到「這裡就是家」的過程是一段特殊及動人的歷史，到今天雖然全台眷村幾乎已經拆遷，而從竹籬笆內出來的人才遍布台灣社會各行各業，直接把眷村的特殊能量與價值觀融入台灣社會中。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寶島一村」劇中散發出的生命力，不僅是眷村的故事也是台灣的故事。

我生長在眷村，看「寶島一村」時，時而莞爾時而落淚，劇情內容是我們真實眷村生活的縮影，如同先前王偉忠長篇電視劇「光陰的故事」一般地令人回味不已。因此我不禁也打開我記憶匣子，分享我的眷村故事。

我住在鳳山陸軍官校旁的黃埔五村，那裡共有四個眷村分別是黃埔四村、五村、六村及七村，都是陸軍軍官學校教職員工的眷舍。聽母親說當年父親手氣好，以汽車連駕駛兵的身分抽到與軍官們同一眷村，聽說只有一支籤的機會。還真感謝父親抽到邊間寬敞的眷舍，有菜圃可養雞鴨也安頓一家八口的生活，日子雖然清苦但當時家家大多如此，我的童年也就在竹籬笆內快樂地成長。

母親是出生於台南虎尾寮的農家女，勤儉樸實，因鳳山親戚的介紹到陸軍官校做工事，嫁給廣西來的父親時語言不通，真的很像「寶島一村」劇中由馮翊綱、萬芳飾的小朱、朱嫂一般，雞同鴨講妙趣橫生，聽母親說結婚後先在一位處長家幫傭，處長夫人給母親取國語名字：菊英，並教母親國語，買菜時教母親各式菜名：這叫空心菜、小白菜等等，還教會母親包餃子、包包子的好手藝，如同「寶島一村」劇中由屈中恆飾的老趙家的錢奶奶教朱嫂包包子一般，外省奶奶與台灣朱嫂語言不通卻能建立濃厚的感情，劇中朱嫂一家日後就靠包天津包子維生，散場時每人一份天津肉包就成了「寶島一村」的招牌，熱騰騰的包子溫暖我們眷村人的回憶！

眷村的生活真的自成一格，孩子們是一起玩一起成長的，家家彼此互助很有人情味，某家媽媽因事外出，孩子可在另一家吃飯睡覺不成問題，「寶島一村」及「光陰的故事」中演出眷村第一代孩子的故事：在防空洞中建秘密基地，大家如同兄弟姊妹般一起成長，看起來特別令人懷念，因為我們都是這麼長大的！



只是在黃埔眷村的孩子們有幸多了，更遼闊的生活空間，陸軍官校、黃埔湖、及綿延的後山 301 高地。說起黃埔眷村與其他眷村最不一樣之處，應該就是其與陸軍官校的關係。

小學時我們在村口搭乘官校軍車，到校區另一端黃埔新村的誠正小學就讀，若搭到父親開的班次，我當然享有坐在駕駛座旁的「禮遇」。後因全球石油危機之故，我們不再有軍車可坐，改以排隊步行 30 分鐘穿過陸官校區上學，大家邊走邊玩，偌大的校區是我們成長的活動空間，幽靜的黃埔湖岸楊柳依依，至今仍迎風飄揚，只是多了幾隻美麗天鵝的身影。每年陸軍官校 6 月 16 日校慶，蔣總統依慣例都會蒞臨閱兵，所以校慶前約一個月，眷村的氣氛就有幾分戒嚴的味道，村口及主要出入道路有阿兵哥駐守站崗，我們孩子們放學後都會圍著找他們聊天，一點都不覺害怕。記憶中童年官校校慶是我們眷村的重要慶典，各式的活動我們也能參與，對當時缺乏娛樂的孩子們而言是很期待的。小學三年級時，官校 50 周年校慶煙火秀，躺在大草坪上仰望燦爛的火樹銀花，是童年一次難忘的美好記憶！還記得柯俊雄拍「黃埔軍魂」時，眷村孩子奔相走告，大家到黃埔湖及後山野外教室去看熱鬧，那又是一樁有趣的回憶。

現在每次回到鳳山老家總有幾分落寞感，村子變冷清，老人家一個個凋零，有些人家也已先搬走，過去巷子裡三五成群聊天的情景不再，超過 50 年的眷村，明年 6 月工協新村的國宅啟用，大家都要搬遷，我們的黃埔眷村也將走入歷史，如同「寶島一村」劇末整個眷村大家庭最後一次共度春節聯歡，而背後巨大怪手的影子不斷拆著拆著……。再見了！永遠的故鄉，我難忘的黃埔眷村，妳的故事將會一直流傳下去的……

